

兩性議題的過去與未來

——從巴黎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已然百年談起（上）

蔡姵燕

前言

茲因筆者博士論文上，有關兩性議題藝術的研究背景，遂參與了這次2010年巴黎市，首次慶祝婦女節暨學術界三八婦女節的性別研究與調查國際研討會。基本上，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發表自2001年來婦女（研究員）在院內地位的任務調查及發表性別與婦女研究國家普查，另一方面是要在首度三八婦女節百年來的這一天《正源清本》所謂的兩性平等是如何地漫漫長路——

就以一個世紀的文明社會快速進展下，觀察女性境況，不得不說「平等」仍然是一路遙遙。根據性別（genre）研究專家，原因在於《社會》所賦予各別性屬（sexe）的角色，並將之定義為「天生」無可置疑的。如果說不是在生下來那一刻，決定了角色，那麼為什麼難以逃脫這種命中注定並且改變它呢？為什麼女性很難找到她們所應該擁有的地位呢？這種性別差異是如何形塑我們的社會？包括我們約定俗成的習慣想法以及我們的語言、文化、道德規範、宗教、教育、法律、職業等等。

性別研究是基於女性主義的思維而發源，性別（genre）的探討，正描述了我們社會中男女關係的結構，也考量偏害了個體差異所謂的社會常態化，同時它在多門學科整體領域裡作為某種基層共識，參與了我們生活其中世界的解碼工作。

根據與會學者Genevière Fraisse，開場文《性屬與性別；域外，歷史與反覆》（Sex et genre ; Hors champ, histoire et ritournelle），著重推動婦女的權利、利益與議題的困難，並說明性別不平等的訴求，成為原地踏步的老調^{註1}，基本上有三個困難點；概念性、相對性和強制性的命題造成後續女權運動沒有決定性的目標，而形成能見度低、壓抑和逆轉三種面貌的結果，筆者在此整理與會論述與資料，並借用其反覆之意的事實說明，我們在柏拉圖的洞窟外面徘徊。（是否再回到充滿了蒙昧時代影子的洞窟內會比較安全呢？）

正源

1. 歷史（影子）的徘徊

巴黎在慶祝三八婦女節百年誕辰的時刻（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es femmes»）正是回溯它神秘起源的機緣，歷史學家匹克·弗朗索瓦^{註2}（Picq Françoise），曾撰文反駁三八婦女節開始於1857年紐約的女裁縫大罷工，是於實無據的（當年美國報紙無一載明，而哥本哈根聯合會記錄和女權主義者，如克拉拉的日記也無提及）而是1910年在哥本哈根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根據克拉拉·蔡特金^{註3}（Clara Zetkin）的倡議，通過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的決議。

次年1911年3月19日，奧地利、丹麥、德國和瑞士等國總共上百萬人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柏林42個會議、維也納3萬婦女上街頭）而蘇聯是在1913年3月8日慶祝國際勞工節及1917年3月8日，在聖彼得堡當時的俄國婦女及勞工舉行罷工，由布爾什維克黨當作蘇俄革命的首日，要求得到「麵包與和平」（4天後，沙皇被迫退位，臨時政府宣布賦予婦女選舉權）。蘇聯1921年自列寧開始首次慶祝國際婦女節，此後國際婦女節成為新的傳統；作為共產黨啟動婦女訴求的運動。1914年德國女性在國際婦女節3月8日要求投票權，並在1918年獲得。過程中法國在1944年同意賦予婦女選舉權，並在1945年開始，但只限地方選舉，甚至之後幾年是理論與象徵性的實施（較之1848年法國男性選舉權及美國在紐約州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足足晚了個一世紀，距離英國瑪莉·吳爾史東克萊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92年所著《女權辯護》153年）。1948年3月8日十萬婦女在巴黎聖女貞德銅像前繼續遊行抗爭——

在法文版維基百科上說及「顯然美國女性主義者在50年代利用1857年3月8日女裁縫罷工傳說，作為國際婦女節這一天美國背景，同時對德國女性社會運動的前鋒克拉拉·蔡特金致敬，因為1857年是她的出生年」而Picq Françoise弗朗索瓦的推論，指出有別於女性主義的法國社會女性運動份子，諸如法國共產黨及勞工總聯盟（CGT）在50年代的政治文宣上，為了紀念此日女性在努力抗爭選舉權兩性平權及改善工作環境的為由，刻意強調女性勞工的先進與奮鬥的象徵，並因此而渲染開來，或許由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關係，並在60-70年代為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運動所沿用，這個不能證明的神秘起源，就陸續出現在法國新聞（France nouvelle, 1955）人道報（L'humanité, 1955, 1999）、世界報（Le Monde, 1991, 1992, 1994）甚至聯合國

（L'ONU官方文件1990）。至今2010年中文版維基百科未能修正。

1975年3月8日聯合國將此日定讞為國際女人日（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e 「la femme」），這一年由法國健康部女性部長西蒙·魏^{註4}護航通過墮胎權。1977年在聯合國投票通過國際女權日（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 femme），讓更多不同傳統、種族的弱勢女性，能夠在這一天舉世關注下啟動女性權益表達與訴求。

1980年美國卡特政府首倡，於1987年國會通過3月8日明定節日。1982年法國正式由密特朗政府明定節日，但是不得不說此日，漸近失去政治抗議的特質與活力。

1986年3月8日在南美智利婦女遊行遭到暴力壓制，同一天，北美華盛頓十萬婦女遊行，抗議保守派廢除墮胎權。

台灣在「1991年，中華民國內政部取消了原本婦女節時婦女當天可以放假的規定，將該天假期與4月4日兒童節合併放假（即婦女節、兒童節合併假期），理由是可以在家照顧放假的兒童；1998年取消放假，併入週休假期……」（維基百科）

1995年在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制定婦女「行動平台」，行動平台要求世界各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解決愈發嚴重的婦女貧困問題，女性享受同等上學機會，女性健康保障問題等，核心議題是在所有層面，阻止對女性施暴事件的繼續發生。

1998年3月8日俄羅斯舉辦第一次選美大會，這天是俄羅斯的法定假日，男性會贈送禮物給婦女以祝賀她們的節日。節日的政治色彩減弱，而演變成類似西方的母親節和情人節之類，向女性表達尊敬和愛意的機會。

台灣在「2010年3月24日中華民國內政部會議決定，鑑於婦女節訂定的目的，在於透過節日，提醒各界重視婦女問題，不是以放假為主要，如

果規定婦女節放假，而沒有其他男性節日放假，也跟現今性別平權觀念不符，為維持性別平等，婦女節還是維持只紀念不放假。」（TVBS新聞）

2. 社會（角色）的徘徊

2010年根據一項在三八婦女節前夕的世界性Reuters-Ipsos研究，調查了23國24000成人《女性的位置應該在家裡》的回答有1/4肯定；印度（54%）、土耳其（52%）、日本（48%）、中國與俄羅斯（34%）、美國澳洲（25%）、英國加拿大和義大利（20%）、法國（9%）^{註5}，接受調查者包括18-34歲年輕人甚至包括女人，社會學家Michel Fize不驚訝地說「我們發覺女性主義在年輕女人中間退潮，她們期許一個『事實』就是待在家裡，做為母親。有些阿拉伯婦女寧可繼續戴著受限制的波卡罩袍。」

男女除了生理結構不同之外，也顯現在社會上各個分類與標準的歧異，因此Priscille Touraille^{註6}說明「所有生存行為相互影響，做事打扮居家穿衣動作，性別起著決定性作用。」由人類學家Maurice Godelier指明這種「社會的兩性關係影響著男女的位置」關係是勢必的，但是掌控卻是不必然的。意即「面對權勢利益及身體控制權，兩性關係是不對稱的，所有研究員都承認，世界上極少數社會賦予女性重要的社會角色。」我們觀察到法國男女薪水差異平均在25%上下，女性爭取平權的努力事實是失敗的，兩性關係的不對稱是在造就男人偏廢女性，與會學者社會學家Margaret Maruani強調，儘管二十世紀後半以來「在已開發國家中絕大社會變革是對女性而發承諸如生育權、墮胎權、教育權、薪資平等、投票權……」但是至今未竟全功的原因，對全體與會者而言，是在男性掌控的思維心態，試看80%勞工是最低薪其中，80%是半工的女人，也是最嚴

重的失業群。「而今天她們是學歷和學習層級都高於男性的一群，並建構了一半社會的活動。」那麼有關法律條文的成套措施，對兩性平權執行不力作用不大。對Margaret Maruani而言「情況不會自己改變，特別是就業與家庭政策鼓勵半日工作及親職假，以98%婦女領受而言，完全抵制了職權公平的措施題旨」。

從家庭分工，來看男性平均承擔1/3「這數字還是包括修理工作」及1/4的親職工作，從一周時數平均分析，男性是16小時而女性做30小時的家務，女性的艱辛勞動穩定家庭，讓男性有充裕的時間發展事業及個人休閒。與會學者Anne-Marie Devreux總結說「無疑地他們要抵抗任何導致平等的改變，並試圖再爭贏支配權」。這可以從政治領域中看出絕大部分「男性意識」的抵制。

儘管法國2000年法律正式規定，每個政治參選團體至少要有半數女性提名，低於48%女性提名團體，必須接受罰款。以下可以看到政治生態的女性地位，重點不在結果，而是參選團體寧願受處罰而不願多提名。

委任權責	百分比	年代
眾議員	12 %	2005
參議員	11 %	2005
行政區委	47, 6 %	2004
行政區委首長	4, 5 % (22個區1個女性代表)	2004
區政參事	10, 9 % (100個省3個女性代表)	2004
市政參事	31, 6 %	2001
市長	10 %	2005

（提供來源法國內政部／2005）

我們再參考在歐盟議會會員國女性國會議員比率：

會員國	年代	百分比
瑞典	2002	45,7%
丹麥	2001	38%
荷蘭	2003	36,7%
芬蘭	1999	36,5%
奧地利	2002	33,9%
德國	2002	32,2%
西班牙	2000	28,3%
比利時	1999	23,3%
葡萄牙	2002	19,1%
英國	2001	17,9%
盧森堡	1994	16,7%
愛爾蘭	2002	13,3%
法國	2002	12,3%
義大利	2001	11,5%
希臘	2000	8,7%

(提供來源歐盟議會／2003)

以民主國家自豪的民意，會震驚於遠處獨裁者掌有眾所周知90%選票，卻不表示反對男人擁有90%的政治地位。我們從2005年法國總統選舉女性候選人（社會黨Ségolène Royal 及人民行動聯盟Michèle Alliot-Marie）在所有媒體所激起的爭議和性別歧視的反映，顯現出男性主導的政治生態。就字詞雜誌一篇研究^{註7}其中一位學生提到從未聽過政治女人的說詞（「femme politique」）而只有政治男人（「homme politique」）的用詞，顯示女性在投入政治領域，所遇到強力社會形象的阻礙。記者訪問或政治諮詢都會牽扯她們的家庭生活，一般政治人物就不會碰到這種問題。

與會歷史學者Michèle Riot-Sarcey，強調自18世紀末，在女性解放運動史形成個轉折點，就是經過法國大革命訴求平等的權利開始，「自由變成對大眾是可思索可追求的，然而社會仍是奠基在等級制度上，所以男女支配關係成為參考系數。」因此公共／私人空間和政治/家庭的分野，也隨著男女兩性關係而壁壘分明，此後《法國民法典》一直也長久維繫著女人在家庭的職責，

「而且指定女人在家庭的角色，曾經是作為公民自由的條件。」而公民權利意即民主的享有，是必須經過學習與討論、了解與爭取，這些都需要個人時間及公共空間的運籌，顯然是女人待在家，讓勞動階層進一步，追求可自由運用的公民權利與資源。Genevière Fraisse接著總結「假設民主能讓我們思維男女平等，卻沒有人提出民主也同時排斥女性。」此外正是這種矛盾，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民主過程中「使得解放成為可能，與女性主義成為必要。」必要是為了達成真正整個世界男女平權，甚至可能將這個分配角色及輾傷個體差異的性別體制翻根。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男性勞動力的缺乏讓女人有機會進入傳統屬於男性的職業，如軍火、機械工業，高度顯示社會依賴女人的貢獻，這個轉變鼓勵女人爭取平等的地位。事實上戰後戰士回巢，加上戰後嬰兒潮的社會壓力，加強保守勢力的反撲，強調女人回到家庭。最大原因在環境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觀的壓力所造成的意識形態，不管社會動盪或經濟危機或思潮變革，女人自古以來就是眾矢之的！

3. 心理（認知）的徘徊

與會學者Pascal Huguet例舉哈佛大學校長Larry Summers，2005年公開場合聲稱女人在科學職業之少數，是由於天生數理太差。之後不久他被迫遞呈辭職，並由一名女性代替。儘管美國標準數學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 Math（SAT-M）顯示分數700點以上男性13倍多於女性，因此心理認知實驗室（LPC）的Pascal Huguet對《性屬的刻板印象》所作的測驗，則有趣而具說服力，事實上，問題是在何種原因，造成成績這樣子的落差，在國中高中一個複雜的幾何圖形的測驗裡，如果聲稱是幾何測驗，絕對是男生成績高於女生。如果聲稱是素描測驗，卻是女生成績遠高於男生。甚

至高等專科學校一些反刻板印象而得以優異成績入學的女性，就一項立體旋轉圖形空間測驗或聲稱記憶測驗，也是導致同樣的測驗結果。證明了各個年齡層女性，承擔著負面刻板印象的絕對影響，這種先天推諉的偏見，已經深入我們的文化心理。Pascal Huguet總結地說「我們承認女生在數理優勢只到高中，一般而言，負面刻板印象會製造去面對男性競爭的障礙。」自然也影響了在標準數學測驗（SAT-M）的最高表現，及投入未來在自然科學、數理及工程科學領域的發展。

如果說男性在（旋轉立體圖形）空間測驗（右腦）是強項，而女性是在語言方面（左腦）強勢，就Catherine Vidal神經生物學家（巴斯德學院）而言「這只是10-15%大約估計，而且只是就極大離散差標準的平均統計數據。」意即測驗是有些項目，女性強於男性，反之亦同。但是在幾天學習訓練之後，兩性的得分是很接近的，因此睪酮的生理優勢，及左右腦之分是沒有根據的。她強調說「經由腦影像最新磁振技術（IRM）顯示，左右腦半球不會獨立運作，它們是整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可以說明，認知行為的變數是因人而異，而與性別無關。Catherine Vidal更進一步指出，我們出生時，只有10%神經軸突或連結形成，剩餘的90%要在後天環境的互動裡形成。根據她的論據了解，重點正在兩性男女身份建構

上的教育問題，正是性別（genre）而不是性屬（sexe），分割了個體是男是女。

對於社會人類學家Priscille Trouail（經濟人類學暨人種生物實驗室）觀察到，即使是完全是生物性第二性徵，就二元性性態現象而言，也是100%社會源由，男女身材平均高度的落差，在人類進化而言是偏差了。原因在為了妊娠安全及嬰兒存活率，人類才能成功地延續擴展開來，「從生物最佳進化的觀點來看，女性應該平均高於男性。」但是為什麼是高的男人演化，而矮的女人是天擇呢？是否矮小吃得少較易生存呢，顯然是「幾乎在所有文化裡，女人的食物來源比較受限制，因此普遍來說，她們再生產（生育）及工作也較為困難。」性別作用影響不只如此，最新假設是，正由於女人專挑高大男人，而男人專挑比他矮的女人，所以「高大女人和矮男人不容易有後代，正說明了社會淘汰的現象。」就研究員的結論，這種男人應該比女人高的想法本身，解釋了根據歧視角度的性別意識形態，也說明這個想法才有男女身材高度的落差。那麼我們是否都應該一樣呢？在某些細節，如教育立場是必須考量的，但是世界不是一個模子，不論是那種性屬和性別，我們都是唯一而且是特別的個體。

（待續）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藝術科學技術與美學博士）

註解：

1. Metroplus, 2010/03/08報載；根據Stéria 3月5日刊登民意調查，57%女性認為企業界女性狀況停滯不前，甚至10%女性認為情況退步。目前只有7.6%女性佔有主管位置，距離2009年法定2015年目標40%女性主管限額差遠了(www.metrofrance.com)
2. Kandel Liliane et Picq Françoise, Le mythe des origines, à propos de 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es femmes, La Revue d'en face, n°12, 1982. Picq Françoise,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es femmes : A la poursuite d'un mythe, revue n°3 : Travail, Genre et Société, mars 2000. Picq Françoise, le long chemin vers la liberté, le Journal du CNRS, supplément du n°242, mars 2010
3. 流放巴黎的德國人克拉拉·蔡特金是「第二國際」的創始人之一。成立大會上，在她的倡議下會議通過了對女性投票權兩性平權及社會主義的革命理想而奮鬥的呼籲「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女性」每年舉辦國際婦女節一天紀念活動。
4. Simon Veil, 17歲關過奧斯威辛集中營，今年2010入選法蘭西學院院士。
5. 法國職業女性佔有47.1%並得同時完成80%的家務工作，及完美母親的角色要求。恐怖的是——她們都達成了（不可能）任務！（www.metrofrance.com）2010/03/08
6. 社會人類學家（經濟人類學暨人種生物實驗室） Genre et sexe: sortir de l'imbroglio conceptuel, in Aux origines de la sexualité, Pierre-Henri Gouyon (dir), éd Fayard, 2009
7. G.Derville, S.Pionchon, Les langage du politique, La revue Mots, 2005字詞雜誌七月號